



東南防守利便卷下

宋建陽呂祉撰

江流上下論

昔楚之興也國於鄢郢而守黔中巫郡兼江漢之險而有之故以區區之國而能與齊秦爭衡及三國而後海內之地分為南北故必都秣陵備淮甸以犄角北寇然則國之安危則繫於上流而已蓋宗廟社稷雖具在建鄴而平居無事千官六師供億無量則轉輸之利固繫於上流一旦有警旌旗舳艫四面赴救則屏翰之勢又

係於上流故南朝六姓其強弱之勢與興亡之所繇顧
上流設施何如耳且大江之南地形延袤可撓之處不
一備東則敵必撓我之西備西則敵必撓我之東隨處
設備則兵分而力屈苟失於彌縫則隙多而寇至厥今
之策柰何昔紀陵聘魏文帝問吳之守備幾何曰自西
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甚遠難為固守對曰
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
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
夫荆湖之地為州十一而其鎮則江陵武昌襄陽九江

道為州者八而其鎮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為州者十而
其鎮則九江是也凡畫野分土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
襟今所謂險要必爭之地者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
是矣何以明之江水源於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
陵為之都會故諸葛亮以謂荆南北據漢沔利盡南海
東達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蟠冢導漾東流為
漢、沔之上則襄陽為之都會故庾翼以謂襄陽西接
益梁與閬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土沃
田良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

據上流者也沅湘衆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於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吳大帝常都於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府者此也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滙與溢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晉之所謂尋陽北撫羣蠻西連荆郢亦藩任之要者此也今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援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蜀漢吳楚併而為一則東南之守亦固矣至於備禦之處必有輕重措置之間必有緩急比年金人常絕武昌而竦豫章矣李成常寇尋陽而驚馬江左矣然而

此二鎮者於今備禦之處豈不甚重欵日者金人竭力以事隴蜀李成乘間以入漢上荆南之形已孤而梁洋之道遂塞然則二鎮者於今措置之間豈不甚急欵使其巢窟關中吞食梓益順流襄漢間出江陵則武昌九江自然震動則是東南之際脈絕而壤斷四分五裂揚越之區其能高枕而臥乎今日之事莫先於下詔以收襄漢增兵以戍荆南收襄漢則興元之阻譬之近藩戍荆南則巴蜀之富還為外府而又屯武昌而湖之南北可以按堵屯尋陽而江之東西可以襟帶上游之勢也

東漢書卷之九
三 金竹山房
已成矣而後根本建康左右淮浙取資於蜀調兵於陝
以天下之半而與敵爭庶乎可以得志矣昔諸葛亮劉
備以取蜀結吳跨有荆益周瑜亦勸孫權分以荊州資
劉備以發兵爭蜀還據襄陽以威曹操北方可圖也
由是觀之坐制吳楚通西蜀而守襄陽英雄之資而
帝王之業也謹條具如左

襄陽

羊祜鎮襄陽以計令吳罷石城守於是戍邏減半分
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

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
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以益祜祜在軍輕
裘緩帶身不披甲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利
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
絕乃增修德信以懷初附慨然有併吞之志每與吳
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於是人情翕然悅
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使命交通抗稱祜
之德量雖樂毅孔明不是過也祜算伐吳必藉上流
之勢表留王濬監益州密令修舟楫祜繕甲訓卒廣

為戎備祐上疏云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然向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空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恃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如此兵不踰時尅可必矣晉帝深納之晉後平吳皆如祐策石勒荊州監軍郭欽寇襄陽勒令欽退屯

樊城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以為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欽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率該部衆自石城降于欽毀襄陽遷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王師復戍襄陽欽又陷攻之留戍而還晉大司馬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命司馬勳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苻健荊州刺史郭欽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將兵數萬屯嶢柳城愁思堆以拒溫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溫軍力戰生衆

乃散雄又與車騎將軍冲戰白鹿原又為冲敗雄遂
 馳襲司馬勳退次女媧堡温進至灞上健以五千
 人深溝自保居人皆按堵復業持牛酒於路者十八
 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苻堅先遣楊
 安寇漢川遣王顥寇蜀遂陷漢中又攻二劍剋之進
 據梓潼又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笮夜郎等皆歸之
 以楊統鎮成都毛當鎮漢中姚萇鎮仇池頃之遣其
 尚書符令丕大司馬慕容暉荀池等步騎七萬寇襄陽
 使楊安將樊鄧之眾為前鋒石越率精兵一萬出魯

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南鄉荀池與强弩王顥將勁
 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次沔北晉南中郎將
 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為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
 大懼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
 率諸將進攻中城使荀池石越毛當以眾五萬屯于
 江陵晉車騎將軍桓冲擁眾七萬為序聲援憚池等
 不進保據上明堅兗州刺史彭超請率精銳五萬攻
 彭城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於是遣俱難毛當毛
 盛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與超會師而南毛與王

顯自襄陽會兵攻淮南 宋隨王誕鎮襄陽柳元景
 為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伐使諸鎮各出軍
 誕遣尹顯祖出訾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
 田義仁入魯陽自訾谷入盧氏元景率軍繼進引軍
 上百丈崖出温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
 去弘農城五里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
 法起進據潼關方平等向陝元景令諸軍並造陝下
 列營魏城臨河為固諸軍頻攻未拔魏軍抵戰安都
 奮擊魏軍無不披靡明日大戰破之

今襄陽 京西南路

東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隨州二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二百四十里自界首至房州二百五十
 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七里自界首至江陵府
 三百一十里 北至本州界九十里自界首至鄧州
 八十八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一里自界首至郢州五十
 六里 西南至本州界二百三十四里自界首至峽
 州二百八十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八十七里自界

首至唐州一百六十三里西北至本州界二百五
十一里自界首至均州一百八里四里自界首至
右孫權初併江南周瑜呂蒙勸權取襄陽以抗曹操
權方力征江湖日不暇給襄陽卒為魏有魏之攻吳
兵來於漢沔屢矣亦希襄陽之攻然每戰輒敗未嘗
得志焉及晉之興西藩益強羊祜奪石城以西招納
降附布德行惠練兵積粟規以滅吳之襄陽口口口
晉師併吞果自襄陽始也及晉室之東已而為宋則
襄陽截然為南北之限矣其地入南則坐而可制羯

胡地歸於北則敵人乘之動搖江左是故大司馬溫
之領荊州也決策北征衆軍發自江陵道襄陽而入
均口直抵關中敗郭欽破苻雄進至霸上而還隨王
誕之鎮襄陽也柳元景率諸軍將會於盧氏薄弘農
據潼關戰於陝下當是之時南國之威少震焉由得
襄陽故也中間江右未潔逆胡縱橫石勒以偏師向
樊城周撫望風而遁襄陽石城沒於虜者久之其後
苻堅乘陷蜀之勢舉兵寇襄陽則江表之兵來固已
可憂中原之略無可言者嗚呼得失成敗古猶今也

自神都淪喪京西諸郡相次從偽而襄陽孤軍自守
累年於茲矣躊躇之頃幾失機會使賊豫生心驅斥
守將揚兵據險傲然有南向之意豈不甚可惜哉且
金人既殘五路又窺四川北豫賊聚於漢上計其兇
狡情狀可知若襲荆南則當國之上流或自淮安間
行蘄黃其禍小則為石勒大則為苻堅不知聞外何
以禦之及今謀之尚有策也且一人大將駐軍江渚
去賊十里安所防扞與其坐待不若雙討倘移池陽
之屯列於鄂岳起九江之兵入於漢沔破除楊么追

擊李成鎮撫襄鄧且耕且戰跨荆益漳湖而逼京路
在此一舉也夫棄襄陽而成江南則我盡力以備偽
齊猶恐無益守襄陽而臨京西賊豫亦將奔命而備
我可以獲利且人之情寧備人耶寧使人備已耶曰
備人者制於人使人備已者制人制人與制於人不
可同年而語矣

鄂州附

按齊梁郢州治夏口今鄂州也今之鄂州古石城也

柳世隆為武陵王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沈攸之
反遣孫同等三萬人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讓等二

萬人次之又遣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
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住下白螺洲有自驕色既
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
渚抵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
却張弘策說蕭懿曰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
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為國翦
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

今郢州治長壽縣

右襄陽之北有樊城石勒嘗令郭欽襲據以逼漢沔

去襄陽三百里界有馬圈崔慧景嘗以四萬人攻之
乃陷至於祖中沔上皆前世攻守之處也然以古今
地形較之惟郢城為重羊祜謀伐吳先侵石城以奪
吳人之資梁武帝起兵襄陽張弘策說蕭懿早圖郢
州蓋郢之封域三面皆通江陵其西抵襄陽僅百餘
里今經緯漢上鎮襄陽必以郢州為蔽也

江陵按漢末荆州實治襄陽

荀彧勸曹操先取河北南臨荆州既破單于公孫康
斬送袁尚首遂直出宛葉以征劉表會表死其子琮

舉衆降劉備聞之遽走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至當陽長坂大鬪艦乃以千數操卒悉浮於沿江魚有步騎水陸俱下號八千萬劉備會諸葛亮求救於孫權權納周瑜魯肅之議遣兵三萬人逆操遇於赤壁時操軍疾疫戰不復利船艦俄為吳人焚執引軍而退留曹仁等守江陵徑自北歸 蜀先主客於荊州劉表益其兵屯於新野詣諸葛亮論天下事謂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

險而民附賢能為用可與為援不可圖也荊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天府之土高帝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可并有之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天下有變則命一大將將荊州之衆以向宛洛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及劉表卒子琮降曹公先主將其衆去之荆人多歸先主衆十餘萬輜重數千輛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未至曹公先已據之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

數十騎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河又得表長子琦兵萬人俱到夏口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遣周瑜等水軍數萬與先主併力破曹公於赤壁曹公引兵歸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四郡琦病歿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權因以荊州借之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為益州牧孫權使來欲得荊州先主無還意會權怒遣呂蒙取長沙零陵桂陽先主引兵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建安二十四年

關羽攻曹仁禽于禁於樊權襲殺羽取荊州明年先主帥諸軍伐吳將陸遜屯秭歸先主率諸將緣山截嶺於夷道駐軍與吳人相拒於夷陵先主大敗收合離散棄船由步道還永安劉表歿魯肅說孫權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下外帶江漢內阻山險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安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各有彼此加劉備與操有隙客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用也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軍中用事者及說劉備使

換表中同心一意共拒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征恐為操所先權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操劉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與備會宣權旨及陳江東強固勸備與權併力備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歡迎之惟周瑜魯肅定計擊操與劉備俱進攻操於赤壁操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瑜又破曹仁仁遁去瑜屯據江陵劉備領荊州收治公安瑜

上疏諫不可而魯肅勸借之以拒曹公操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後備定蜀權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不許曰吾方圖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欲以空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史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使呂蒙等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屯巴邱以禦關羽權往陸口為諸軍節度又併兵備羽於益陽未戰備請和許之後三年關羽虜于禁等權內憚羽欲以為己功牋與曹公乞討羽自效先遣呂蒙襲公安降南郡太守蒙據江

陵陸遜別取宜都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
以備蜀關羽自麥城遁走潘璋斷其徑路獲羽及其
子平建安二十五年劉備率軍來伐至巫攻秭歸誘
道武陵蠻夷於是諸縣反皆為蜀權會陸遜督朱然
潘璋等以拒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
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時所斬
及投兵降者數萬人備奔走僅以身免

今江陵府

治江陵縣
係湖北路

東至本州界五百七十五里自界首至鄂城一百五

十五里西至本州界二百五里自界首至峽州七

十五里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豐州

七十里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襄州

一百五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岳州六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六十里自界首至豐州六十

里東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五里自界首至安州

二百八十里西北至本州界三百六十五里自界

首至襄州一百七十里

右江漢在秦漢以前蓋荆蠻之地也其形勢豈足以為天下之重輕也哉漢末劉表據有荊州地險而人富表區區自守無復遠圖故海內英雄陰拱而竊睨將拊其背而奪之孔明之勸玄德魯肅之說仲謀文若之啓曹公未嘗不指荊州而為言也及劉表既死魯肅奉命疾馳欲慰安劉琮會挾玄德以禦曹操孔明則以為攻劉琮則荊州可有肅未及境玄德遲疑不斷之間而曹公已臨荊州矣玄德乃遣亮求救於吳之人與之併力以拒北軍曹公得表之士眾因表

之船舫順流而下喟然有貪江滸之志以周瑜總偏師破之赤壁曹公大敗引軍而退吳人亦自以為有荊州矣玄德因表劉琦為荊州刺史且南征以取四郡適會琦歿羣下推備荊州牧治於公安吳不得已以土地借備共拒曹公先主得此資也西入巴蜀襲劉璋以成霸業遂終倍約兼南郡而有之無還吳之意也蜀人亦自以為得荊州矣俄而吳發兵進江陵擒關羽而殺之先主與吳爭乘危騁變上下千里陸遜破之西陵先主敗沒絕命永安而後荊州之地多

入於吳天下於是始三分焉蓋荊州之境所包者遠
始時魏武分南郡以北立襄陽郡分南郡西界立南
鄉郡而已吳與蜀分荊州也南郡零陵武陵以西為
蜀江夏長沙桂陽三郡為吳南陽襄陽南鄉三郡為
魏則荊州之地瓜分豆剖拆而為三然蜀終不能有
宜都武陵零陵南郡故覆師敗國而終以無成矣魏
固守襄陽南陽南鄉故更出迭入常為吳患吳佔荆
州之什七也而又專事江陵公安故西備蜀北備魏
魏與蜀雖強亦無柰吳何蓋形勢使之然也迨晉平

蜀以綴吳之西料理襄陽以擾吳之北以攻巫峽下
江陵而吳國為墟矣由此推之荆楚之國乍離乍合
吳魏蜀之強弱繫焉何如此之以古揆今理或然也
夫金人之寇蜀夔峽則江陵之西已病矣劉豫之拔
襄陽則江陵之北且危矣然零陵桂陽長沙江夏幸
無恙也若亟守江陵按湖之南北西援蜀北收襄陽
則病可起而危可安焉不然則賊出襄陽距江陵五
驛而近越江陵而下峽不能數百里事至此誠恐東
南之憂不但東南而已夫不守江陵則無以復襄陽

不守江陵則無以固巴蜀不守江陵則無以保武昌
今而不圖後無日矣嗚呼江陵公安此三國之君虎
視龍戰叱吒踴躍惟恐失之者也今荆南尚為吾土
不折一戟不殺一民可指揮而定乃釋而不為若英
雄之人有先我而起者何以待之襄陽之事可以戒
矣

夷陵附

蜀先主率大衆來向西界孫權命陸遜督朱然潘璋
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

十屯誘動諸夷使馮習為大將張南為前部趙融等
各為別督先遣吳班於平地立營挑戰諸將皆欲擊
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
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
有巧故也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
復易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
當令必諧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舍船就步口處
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遜喻諸將犄角此寇政在
今日乃先攻其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

已曉破之。術以火攻之易爾。勢成通率諸將同時
 俱進。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阿等。破其四十餘營。
 備因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部軍資一
 時俱盡。尸骸塞江而下。備大慙曰。吾乃為遜之所折
 辱。豈非天耶。陸機著辨亡論。昔蜀之初亡。朝臣異
 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
 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所以節
 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
 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利。是天之所以

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爾。

今峽州治夷陵縣

東至本州界七十五里。自界首至江陵府二百六十
 五里。西至本州界九十五里。自界首至歸州一百
 五里。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江陵
 府一百九十五里。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
 首至襄州三百八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二百四十五里。自界首至澧州一百
 一十里。西南至本州界七百六十里。自界首至施

州二百一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二百五十里自界
首至襄州三百三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
里自界首至歸州一百二十里

右晉書南史載江陵戰地則有赭圻鵲尾錢溪濃湖
其障塞則有公安上明此不過四封之內成邏遮列
而已藉令措置疎濶乘敵而入其受惠尚淺也如其
要害實在夷陵人以為國之西門若有不守非但失
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觀陸遜之拒劉備循定策守
常險故能以寡敵衆及晉師順流而下江陵遂沒夏

口武昌無復支抗彼王濬豈賢於劉備夷陵江山詎
減昔時守與不守其勝敗存亡相絕有如此者夫陸
遜之鎮夷陵有兵五萬及吳之衰見兵有數萬人陸
抗以為深戚令峽州孤戍弱卒殆成兒戲豈其守將
乃勝於抗遜輩耶

長沙附

右孫權與蜀分荊州長沙以東屬權杜預以平江陵
而沅湘以南望風歸命然則長沙亦荊湖之都會其
戍備庸可忽耶昔宋武分荊州立襄州以張邵為刺

史將立府邵以為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府妨人
乖為政之要如邵所論則守江陵自足以蔽長沙而
守長沙不足以固江陵此又不可不知也

武昌

孫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陽陽新
沙羨柴桑六縣為武昌郡權東巡建鄴留太子皇子
及尚書九官於武昌召陸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
章三郡事董督軍國諸公子有過遜輒裁之身在外
乃心於國上疏陳事皆有補益權欲取夷洲朱崖伐

公孫淵每以啓遜必諫止又與諸葛瑾攻魏之襄
陽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大有剋獲後代顧雍為丞
相其州牧都督領武昌如故遜卒後諸葛恪代遜權
乃分武昌為兩部呂岱督右部上至蒲圻陶侃遷
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人
侃之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斬數十人自是水陸肅
清流凶者歸之盈路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帝
使侃擊杜弢侃令周訪趙誘為前鋒兄子輿為左甄
擊破之時周顛為荊州刺史先鎮尋水賊掠其戶

口侃使其部將朱同擊之賊退保湓口侃謂諸將曰
 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至武昌
 使朱同逆擊大破之拜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
 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後周訪等進軍入湘使楊舉
 為前驅擊杜陵又大破之王貢以精卒三千出武陵
 誘五溪夷列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奉陶延
 夜趨巴陵潛師淹其不備斬千餘級降萬餘口王貢
 遂來降而殘賊走其後領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荆
 州刺史蘇峻作逆舉兵入援峻平侃旋江陵偏遠移

鎮巴陵侃復領江州刺史旋巴因鎮武昌侃雄毅有
 權明悟善決斷石勒聞其禽郭默、在中原數與勒
 戰賊畏其勇侃之討默兵不血刃而禽也勒益畏侃
 侃之在鎮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

今鄂州江夏郡武昌軍節度治江夏縣武昌在州東一百里

東至本州界二百里自界首至興國軍八十八里

西至本州界三百八十八里自界首至岳州二百六

十里南至本州界三百四十六里自界首至岳州

一百八十里北至本州界四十二里自界首至黃

州九十五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百四十六里自界首至岳州一百

八十里西南至本州界三百六十五里自界首至

江陵府三百一十里東北至本州界四百七十二

里自界首至江州五百一十里西北至本州界四

十二里自界首至黃州一百五里

右秦取鄢郢為南郡漢初分南郡為江夏孫權分江

夏立武昌郡晉惠帝分桂陽武昌安成三郡為江州

則是武昌在秦則包於南郡在漢則包於江夏在晉

則或隸江州或隸荊州觀之地形武昌江湖之衝也

西扞郢南拒岳西南據江陵取南鄙九江表裏扞蔽

最為強固故陸遜輔太子掌留事及拜丞相而都督

武昌不改舊職則武昌之為重地可知矣陶侃於沌

口又移入沔及西征移鎮巴陵復移鎮武昌然則侃

在軍四十餘年內屏王室外禦強寇其功烈可紀者

今終始皆在武昌則武昌之形勢要劇不減於襄陽江

陵也

巴陵按周瑜初鎮巴邱今撫州崇仁縣非巴陵也

周瑜定豫章廬陵留鎮巴邱 杜預開楊口起江夏
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

今岳州治巴陵縣

右杜預云巴邱沔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陶侃
征西自沔移鎮巴陵巴陵與武昌蓋輔車之勢也然
江陵在鄂州之北幾五百里其地雖云次緊屯兵守

隘非江夏比也

江州按江州晉初治武昌後至尋陽
尋陽舊在江北柴桑其徙治也

元帝遣周訪屯彭澤以備華軼訪曰彭澤江州西門

也今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
以扞禦北方又兼嫌於相逼也帝會王敦督訪等討
之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敗之温
嶠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
又陳尋陽濱江應鎮其地 劉毅表江州在腹心之
內應接揚豫藩屏所寄實為重複宜解軍府

移鎮豫章

今江州治德安縣
故柴桑也

東至本州界二百一十里自界首至饒州九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興國軍二百五十里南至本州界九十里自界首至南康軍三十里北至本州界二十五里自界首至蘄州二百七十五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十里自界首至南康軍六十里西南至本州界四十五里自界首至洪州一百五十五里東北至本州界二百七十五里自界首至池州二百五里西北至本州界二十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七十五里

右晉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揚二州疆土曠絕統理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立江州永興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屬江州元帝渡江江州又置新蔡郡尋陽郡又置九江上甲二縣尋又省九江縣入尋陽義熙中^省尋陽縣入柴桑縣柴桑仍為郡其廢興蓋如此然則晉江州所領兼今之江東西湖南北十州之地南朝因而不改其提封遠矣故常以貴王大臣為

都督為刺史其兵力稱是也然沿江必守之地不過尋陽湓城數處而已今江州即尋陽帥也彭澤湓城皆在邦域之中命將列戍控扼上流屏藩建鄴可謂重矣且江邊孤危非可單軍獨能保固宜斟酌晉宋而為之制也

豫章 附今洪州

劉毅領江州都督表曰江州在腹心之內憑接揚豫藩屏所恃實為重複昔胡寇縱橫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權時爾今江左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

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况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

右江西大使嘗治尋陽矣頃復移鎮豫章以沿江形勢言之湓城彭澤足制上流內藩建鄴今為要地豫章立府其地斗絕非臨江抗禦之宜昔人以謂十郡之中良是至於戍備多事之時豈如尋陽若統督江州兵多食足則豫章還為內地可關地而卧也

江南東路州七 宣徽池饒 府一 建康 軍二 廣德 縣四十 信撫太平

八

江南西路州六 洪虔吉 軍四 興國南康 縣四十七

淮南東路州八 揚承楚泰 軍一 天長 縣二十 州三 宿

海縣十九 陷偽境

淮南西路州七 壽廬蘄和 軍一 無為 縣二十六 州一

光縣四 陷偽境

荆湖南路州七 潭衡永柳 監一 桂陽 縣二十三

荆湖北路州九 鄂安岳鼎澧 府一 荆南 縣四十五 偽境

京西南路州 府一 襄陽 軍 縣 偽境

京西北路府一 州七 軍一 縣四十

五 茲陷偽境

京東府州軍一十七 縣七十八 茲陷偽境

兩浙路府州軍一十五 縣七十九

福建路州六 軍二 縣四十五

廣南東西路州三十八 軍三 縣一百

四川府州軍監五十四 縣一百七十九

陝西府州軍三十五 縣一百一十九

以上諸路州縣總為東南中興基業各隨事有議

在昔楚之封於荆山不滿百里之地惟繼嗣賢能廣
土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陽傳延世祚九百餘年勾
踐之國於會稽也南至于江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
西至于姑蔑卒禽夫差以成霸業今東南形勢合淮
浙江湖閩廣陝蜀絕長補短袤數千里自三國之
吳若晉宋而下未之有也然則中興之業所乏者豈
土地耶或謂今之所患者三戍備既多軍旅猶闕攻
戰不息而戎馬未蕃江湖雖險而船舶不治以守則
不固以戰則不利其然乎其不然乎曰此何足為患

吳起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
千擊萬莫善于阻且苻堅之南侵也至壽春蓋一十
五萬而謝玄以八萬人拒之曹操出濡須也步騎號
四十萬而孫權以七萬人應之蓋重山積險則寡可
敵衆然則軍旅之猶闕非所患也太公曰所從者隘
入者隘所從者去遠此騎之末地也天澗深谷翳葳
林本此騎之竭地也洿下漸澤進退沮洳此騎之患
地也故孫策之初起兵纔千餘馬數十疋吳之大將
領兵二千人馬不過五十疋而已蓋被江負海則騎

不如步然則戎馬之未蕃亦非所患也惟是江海之間舟楫之便周瑜常論之矣汎舟舉航朝發夕到上風勁勇所向無敵又以謂舍鞍馬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是則江邊之戍水上之軍以我之長攻敵之短勝負可見矣昔劉表之守荊州治鬪艦千數今東南之盛不止一荊州也吳之末世舟船凡五十艘今國家之力何遽不若吳耶直不為爾則舫船之不治又非所患也夫軍旅可益而使之衆也戎馬可養而使之強也船舫可修而使之備也今之所不若古

者特存乎其人爾使任得其人吏稱其職則此三者皆有司之事何足以煩廟堂而徹冕旒也善乎陸機之論吳之所以興也大皇帝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故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遜呂蒙魯肅之儔入為心腹出為股肱謀無遺算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嗚呼美哉雖然區區之吳惡可以擬諸盛明且自古中興之主莫如宣王之治論宣王之治不過於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然此其治之迹非其治之道也宣王

以內治而修政事以外治而攘夷狄豈他術哉得仲
山甫為之佐而召虎方叔南仲張仲數人者與之同
心戮力以底于成周宣王之所知惟知任賢使能而
已夫惟任賢使能以宣王為法此混一而光被之策
也

宋史呂祉傳

呂祉字安老建州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建炎二年
為右正言以論事忤執政通判明州紹興元年盜起湖
南北為荆湖提刑祉既至招捕有方踰年盜平進直祕
閣尋召赴行在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將出師辟祉議軍
事除直徽猷閣充參議官辭不行三年陞直龍圖閣知
建康府祉到官與通判府事吳若安撫司準備差遣陳
充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大略謂立國於東
南者當聯絡淮甸荆蜀之勢今臨安僻在海隅移蹕江

上然後可以繫南北離散之心四年冬金人攻淮江左
戒嚴獨韓世忠統銳卒在高郵金旣陷漣水破山陽盱
眙遂犯承州社上章言宜遣兵為世忠援旣而援兵不
至世忠退保鎮江社再上言置江北於度外非命帥宣
撫兩淮之意且恐失中原心惟當急遣諸將且乞親御
六師庶幾上下協心可以不戰而勝於是降詔親征車
駕至平江金人退師五年召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文字尋除兵部侍郎兼戶部侍郎給事中六年遷刑部
侍郎都督府參議軍事俄遷吏部侍郎劉豫分道入寇

時車駕駐平江或請回臨安且令守江防海社獨抗言
士氣當振賊鋒可挫不可遽退以示弱劉麟衆十萬已
次濠壽劉光世在合肥欲移屯太平州軍已行乃命社
馳往軍前督其還七年遷兵部尚書陞督府參謀軍事
往淮西撫諭諸軍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罷之乃命
行營左護軍前統制王德為都統制又以統制官鄺瓊
為之副瓊與德素不協社還朝瓊與德交訟于都督府
及御史臺乃命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八月復命社
往廬州節制之社至廬州瓊等復訟德社諭之曰若以

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有大過亦濶略況此小嫌乎當力為諸公辨之保無他慮瓊等感泣事小定社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斬賽兵權其書吏漏語於瓊：令人遮社所遣郵置盡得社所言大怨怒會朝廷命張俊為淮西宣撫使置司盱眙楊存忠為淮西制置使劉錡為副置司廬州召瓊赴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謁社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社見之大驚欲返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

馬鈴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社歿之瓊遂率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社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社下馬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社上馬社罵曰歿則歿於此又語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遇害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氏持帛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旌其忠云

